

入圍

九聲嘆

◆ 張欣怡

一、寫作計畫

(一) 寫作緣起

英國軍人登陸不知名海島，遇一位女漁民，她帶領軍人們穿越島嶼，英軍們問身處何地，她以蜑家話答，「康港」。此為Hong Kong為何不似香港的廣東話發音，反倒近似水上人常用之蜑家話的傳說。

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曾在中小學歷史課本裡，讀過這麼一段可疑的事實：「香港從前是個漁港。」陸地的歷史總是顯而易見，邊界更迭、房屋興建又拆卸，痕跡常在，海水流淌的特性似乎注定了歷史難以駐留。現在提及香港，議題近至「離散」、「社運」，遠至「資本化」、「土地問題」，此城彷彿早已與漁民生活絕緣。然而，在七〇年代經濟騰飛，轉型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以前，水上人曾是香港為數不少的群體。他們有不同於岸上人的文化、語言以及歌曲（嘆歌），卻幾乎被陸上經濟的發展浪潮淹沒溺盡。

香港作者沐羽在去年的年金計畫裡指出，「如今關於香港的討論，大部分集中在橫向的影響而非縱向的歷史」，而我希望為歷史補充一條縱向的分支，一條屬於水上人，而非以陸地為中心的縱向分支。

年中我開啟了有關香港漁民的田野調查《討海眼波》，試圖以非虛構書寫完成對於水上人歷史的補足。我尋找現時香港僅餘的漁民，隨他們出海，學習鉤餌釣魚，聆聽嘆歌。隨著記錄下來的資料越多，我越發覺得許多事情在網眼之中，漏掉了。尤其是女性漁民的部分。女人不得在出海時穿越船頭，月事時不能登上其他船艇，大部分時候，講述技術、出海經驗的都是男性漁民。女人們存在，卻缺席了。

嘆歌是她們抒發的渠道。婚慶、喪禮、海洋知識，都被壓縮成歌詞，夾在一聲聲嘆中，傳遍大海。女漁民在傳統水上人婚宴裡，要嘆唱足足三日三夜，這些聲音早已消失潮浪間。即使嘆歌的歌詞被抄錄下來，我心中仍如同女性主義學者卡洛琳·佩雷茲所言，「卡著一個女人形狀的缺口」。

某日上船，腹部攪動，晃蕩的洗手間裡我看見體內血潮滴落。腳步浮動間，我強烈地意識到，一些時刻和體感需要故事作為載體。事實紀錄的縫隙裡，有些晦暗幽微之處，需要文學才能抵達。角色黎亞九便從浪之間游出來，她要帶領我前往一些難以啟齒的、無足輕重的、埋在「香港從前是個漁港」裡的縫隙。

歷史以淹沒的形式行進：離散淹沒了香港社運前的歷史；城市淹沒了漁港的歷史；男性淹沒了女性的歷史。唯有故事，帶我們回到那個不知名海島上，遇見那位頭頂草笠，指尖黏著魚腥的女子，聽她說一聲「康港」。

(二) 作品內容發想與形式

此短篇小說集以七〇年代的香港為始，延展至二〇二四年，垂直生長出一幅香港水上人圖景。七〇年代為香港漁業發展高峰期，此後城市轉型發展，漁民逐漸上岸，漁業凋零。全書以黎亞九的海上自焚事件為中心，輻射出九篇七千至一萬字的短篇小說，共計書寫八萬字。蟹家話與廣東話同源，均為九聲，因此作品以九篇為喻，意指水上人發聲。每篇開頭插入嘆歌歌詞，作為故事背景音樂。除楔子外，各篇故事按倒敘排列，從現今香港回溯至七〇年代，以女性視角逐步呈現水上人家的艱苦生活以及上岸歷史。

(三) 作品內容大綱

0. 楔子

火在上面，水在下面。你也可以說，火在外面，船在裡面。等到人們發現時，紅色繡花紗巾已經從髮梢上，燒成白灰。風一推一扯，海面又平坦如昔。

1. 水往靜處流

移民臺灣多年的曉洋回港散心，暫住於多年未見的外婆家。外婆住艇屋，講一堆政治不正確的話，曉洋卻意外地感到心安。

2. 珍寶海鮮舫

麗珍婆得知珍寶海鮮舫沉沒後，流淚滿面，說了個故事：她在海鮮舫打工時，叫傑克的鬼佬熱烈追求她，還送她寶石項鍊。項鍊至今仍藏在海鮮舫內。眾人只當她看了太多遍泰坦尼克。

3. 梅艷芳是我姊

Anita出生過兩次，第一次發生在阿媽的子宮，第二次發生在紅磡體育館，梅艷芳的演唱會裡。她想告訴全世界梅姐對她的影響，十五姨看見海報後卻說，那是她姊，叫作黎亞九。

4. 來娣與珍妮

招娣還是習慣把來娣叫作珍妮，儘管她知道來娣不喜歡。但她不喜歡的事太多啦，不喜歡刷甲板、不喜歡補漁網、不喜歡用沾有鱗片的手抓蒸糕吃。她上岸住後，就什麼都變得歡喜了。

5. 颱風的氣息

天后娘娘顯靈，金水說，但無人信。金水說了很多話，說她兒子復活，說她老公從臺灣給她寄信。但這次金水是講真的。

6. 工廠妹萬歲

個個都做工廠妹，穿波點裙。麗珍也是穿波點裙的工廠妹，而且穿得膠花又快又好，主任看了直誇。主任說黎十五這種水上人就是無腦，穿得慢又醜。麗珍拿了工錢回到住家艇，不再入工廠。

7. 單拖亞根

每次看到單拖亞根的斷臂，亞根嫂就作嘔。單拖亞根原本不叫單拖亞根，炸魚砲失敗後才叫單拖亞

根。亞根嫂其實想他的腦袋也被炸掉，總比只炸掉右手好。他舉著長滿肉芽的右臂要亞根嫂脫衣服，她不願，就用左臂打她。

8. 鹹臍帶

帶喜的兒子勝仔不見了。金水告訴帶喜，我們水上人，無論去到哪，腳板底都是鹹的。不止腳板底，我們做女人，連個閩，條臍帶，都是鹹的。若大海要收回仔女，都是自然不過的事。

9. 跳阿高高的魔鬼魚

那女人全身黑，黑長裙，黑頭巾，魔鬼魚一樣。黎亞九初次見高修女時，正好是她最想學阿高高的時間。

二、附件

a 個人簡歷及作品目錄

b 〈九聲嘆〉試寫作品（存目）

作者簡介——張欣怡

現就讀於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。MBTI是REST（休息者），卻在臺北與香港之間分身不暇。作品散見於《虛詞》、《字花》、《不透光的自由詩派》等，現階段正進行獲藝發局資助的寫作計畫《討海眼波》。

評審意見——陳素芳

作品名為〈九聲嘆〉，因為蜑家話與廣東話同源，同為九聲。蜑家，水上人家，捕魚為生。嘆，嘆歌，是女漁民抒發的管道。九個短篇小說，以女性視角出發，書寫香港水上人家（蜑民），幾乎因陸上經濟發展淹沒的文化、語言及歌曲。既刨鑽歷史隙縫，也為社會邊緣人顯像，以「嘆」為名，更指涉出，邊緣中的邊緣女漁民。

作者書寫船艇生活，鮮活生動，展現田野調查的深入與用心。部分對話與形容適切插入廣東（蜑家）話，既符合故事情境與人物性格，豐富了小說的節奏感。人與大海的對抗、不同信仰的懷疑、對新世界的探索，則是不同世代女性面對命運的姿態。敘述流暢，開展出一幅幅香港水上人家由一九七〇年代至二〇二四年的圖景，背景樂即是女漁民在大海中唱的「嘆歌」。